

社會學系  
社會實踐計畫報告書

2011 年暑  
波蘭志工行與生活觀察

49674220 潘巧紋

## 目次

前言.....	2
進入正題之前——波蘭行前的短暫冒險 .....	2
那些人，那些事 .....	5
——初來乍到 .....	5
——宿舍裡的小世界 .....	5
——社福組織 .....	8
孩子們的笑顏，是工作最大的收穫——志工點滴 .....	11
偶爾，還是會想起在波蘭追公車的日子——公共建設與城市風景 ..	15
湯、肉、啤酒、伏特加——在地飲食 .....	19
離別，是爲了下一次的相遇——結語 .....	21

## 前言

暑假我參加 AIESEC 海外成長計畫，到波蘭擔任為期六星期的志工。AIESEC 是國際學生組織，在世界各大學設有分會。藉此次活動，得以認識各國學生，一起交流、成長，並於八月份工作結束後，開始個人自助旅行，造訪波蘭及捷克各大城市。

### 進入正題之前——波蘭行前的短暫冒險

台灣直飛波蘭的班機只有到華沙，但是一北一南，華沙離我的工作城市 Katowice 很遠(至少地圖上看起來是如此)，所以我乾脆於鄰國的捷克起降、再搭車到波蘭，如此一來差不多的搭車時間，卻可以順便一窺布拉格的風貌。

第一次獨自出遠門，雖然沒有特別緊張，但待在機上的時數長得讓我一度想打退堂鼓，下了飛機時，感覺雙腿都已經不是自己的了，不禁覺得何苦如此為難自己。機上鄰座的白人男性尤其引起我的注意，實在很懷疑他是如何撐過這樣一趟旅程的，因為他的腿長到無法併攏，一定要雙腳打開才能塞得進那狹小的藍色座位裡。隔壁另一位先生倒是過得頗愜意，時常跑到前方的逃生門座位區的空間舒展筋骨，也毫不在意的在早餐送來時點了啤酒來喝，令我驚訝的是，這位先生雖自稱是常跑國外的銷售人員，卻連最基礎的英文底子都沒有，不可思議，果然就算語言不通，還是有人能夠活得很好呢。最後一段轉機遇上了幾名台灣人，其中兩個是同為 AIESEC 的志工，工作地點就在捷克，另外三名則是結伴自助旅行的女老師，各自短暫聊了一下後，初次單獨搭機的不安減輕了不少。

初抵布拉格的兩天，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個人小小冒險。離開機場還算順遂，唯航廈裡只有詢問中心在販賣車票，其餘窗口皆無作業，只見旅客長長人龍曲曲折折的在大廳展開。對於這樣的沒效率我有些心焦，為什麼不把售票窗口跟服務中心分開呢？我好想快點感受布拉格的新鮮空氣啊！我心裡不自覺的吶喊著。

在捷運站與偶遇的志工同胞道別後，我一個人拖著沉重的行李，走在凹凸凸凸的石磚路上，一面希望行李箱的輪子爭氣、一面朝著事先預訂的 hostel 前進。寄放好行李、得到一張有用的地圖後，我便循著道路，興奮地邁向這未知的美麗城市。布拉格很小，這是我第一天的感想。原本預定兩天走完的行程，我在這一天便已幾乎踏遍，回到住處，才發現自己居然走了近十個小時，旅行果然很容易讓人忘了時間。當然，真正的布拉格並不小，一般人和我所說的布拉格，僅僅是這座城市的一小部分罷了，只是比較古色古香的觀光區塊。一天下來，雖然見到

了美麗的建築、街景、大橋、河面，心裡卻未如期待中的那樣激動、愉快，攤在床上，我才想起先前早有耳聞、而今親身體會到的那份獨自旅行的寂寞，雖然這天過得很棒，但是沒有人能和我分享那份新奇與感動、沒有人陪我聊天吃飯，總覺得還是少了些什麼。天黑了，我一個人獨佔大床，沉沉睡去。

隔天一早，天氣大好，我決定穿越查里大橋，到對岸去冒險。不料，還未走到中心廣場，便巧遇前一天機上結識的台灣老師，原來她們以為我和另外兩名 AIESEC 志工是一起的，所以當時沒有特別和我說話，得知我一個人旅行後，她們親切地邀約我同去有名的人骨教堂，這原本是我擔心路途遙遠、時間不夠、一個人不甚方便而捨棄的行程，突然機會大刺刺躺在眼前，豈有不抓住的道理？於是我開心地一口答應。約好時間後，我急忙跑回住處附近的巴士站買票，瞎晃一陣後，便與三人一同搭上前往 Kutna Hora 的巴士。抵達巴士站時，她們竟正好碰上警察臨檢，我當天也才遇上捷運車票臨檢，感覺有種說不出的新鮮。不過布拉格觀光區真的隨處可見警察的身影，即使這意味著潛藏的犯罪份子，看見制服還是讓人安心不少。漫漫車程，慢慢談天。原來三位老師是研究所同學，現在分別教育不同年齡層的孩子，布拉格是她們本次東歐之旅的第一站，她們三人分工合作，各自負責不同國家的旅行安排，甚至還有旅行基金與會計，車上，熱心的國中老師還提供我許多歐洲火車票務資訊以及自助旅行的網站。她們的旅行模式十分值得參考，不由得讓我心嚮往之，將來也想和友人協力組團。

人骨教堂，名副其實充滿了人骨，踏進教堂便是滿滿的震撼。小教堂的外觀不甚起眼，只有最外圍大門與教堂尖塔頂端上的骷髏透露出一點端倪。據說，這些數不勝數的人骨源自十四世紀黑死病時期，後又經歷戰爭，教堂外圍墓園的遺骸漸漸暴露出來，時至十六世紀初才由一名隱士搬移入建築內。除了數量驚人，最令我驚訝的是人骨排列出的藝術感，精心拼接的人骨儼然已與教堂內部融為一體、成為裝飾的一部分，巨大的人骨吊燈更是令人嘆為觀止。拜訪人骨教堂，讚嘆多過於害怕，然而感嘆的是，人類顱骨比我想像中要小得多，原來人死了之後竟是這麼沒有份量啊。內部參觀結束後，我們在小小的墓園裡繞了一圈，精心整理過的鮮花與埋沒在雜草中的石碑成為鮮明對比，不過，這又是另一種感嘆了。回程之前發現一顆藍色果實的樹，其周圍的環境頗為愜意，更有一張長椅，雖隱隱覺得不妥，在幼稚園老師的帶領下我們勇敢坐下，享受鮮甜的超市桃子，正放鬆休息時，一名男子說著陌生的語言走近，一臉驚訝的笑著，看來那裏真的是別人家的院子吧……，百般不好意思的我們笑著陪不是，匆忙離開了。慶幸的是，那家主人的臉上看不見憤怒，只是說了很多話，並沒有在發現的當下立刻把我們趕走，對他來說，這也是一場不可思議的奇遇吧。

度過了有夥伴的一天，一起出遊、逛街、晚餐，心情也好多了，在瓦次拉夫

廣場前合照後，我們分道揚鑣，我也準備好明天搭上火車、踏進波蘭國土。滿心期待的我，卻不知搭火車也是門挑戰……。

本想早點出門的我，還是遲了。

慌忙趕上火車，卻連車廂位置都差點找不到，等我拖著大行李、穿梭在狹小的走道裡、終於找到座位時，我心剎時涼了半截。小小的六人座包廂裡，行李架高高盤踞在座位上方，手無縛雞之力的我不可能將二十公斤的行李箱扛上那窄窄的平台，若將箱子放在包廂外的走道上又未免太不安全，更何況我坐的是靠窗的位置？包廂內一名年輕有為的男子察覺了我的窘境，主動伸出援手，實是感激不盡，看他輕鬆地彷彿那箱子沒有重量似的，身材果然有差。雖然了了一樁難事，但令人困窘的是，我把要用來打發時間的工具全放在箱子裡！皮薄如我，怎麼也無法再開口請人幫忙，只好認命的盯著窗外風景、偶爾打打瞌睡、寫寫紀錄，就這麼熬過近六小時的漫長車程……，不過，靜靜觀察窗外房舍的變化，卻亦頗有趣味。期間，在跨越國境時，能聽見車掌(或者是司機?)廣播與乘客道別，之後換成波蘭的車掌，對於這種無需任何程序(檢查護照之類)的跨境經驗，心中還是有滿滿的新鮮感。

終於抵達 **Katowice** 時有些緊張，幸運的是，同車廂的那名年輕人和我同站下車，所以至少我不必擔心被自己的行李壓死。排隊下車時才發現他原來還有其他同伴，應該是結伴而行的學生背包客，攀談了幾句後，才知他只是在此轉車，在此之前從沒聽過 **Katowice**，面對此地低落的知名度，我又不爭氣的、稍稍不安了起來。

## 那些人，那些事

### ——初來乍到

才踏上月台，便有一個人迎面而來，是當地 AIESEC 分會裡負責接待我的男生 M。或許亞洲面孔真的很好認吧，所以他才能在瞬間就找到了我。M 領著我走出月台、尋找換匯櫃台和購買易付卡的商店，我感覺得出來他對這裡很不熟悉，差點連換錢的地方都找不到，當時我心裡真的默默想著要好好靠自己了。雖然不太靠得住，但他特殊、豐富的肢體與表情真的很可愛，而且一下車就有人來接，著實讓人安心了不少。

AIESEC 安排我們住的是大學宿舍，溝通入住問題花了一番功夫，好不容易得到鑰匙，沒想到我是最頂層，沒有電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幸好 M 好歹也算是高大的年輕男子，儘管氣喘吁吁、汗流浹背，他仍展現了十足的紳士風度與地主之誼，努力幫我把那龐然巨物搬上樓去，看著他漲紅的臉，我心中充滿無限感激。

第二天我沒有任何工作，也沒時間認識新朋友。沒工作的原因竟是當地 AIESEC 負責人不知道我的到來，而 M 顯然不是主要幹部，所以詳細情況不甚清楚。即使如此，我還是忙碌地過了一天。因為我必須繳交一個半月的住宿費，但宿舍一樓的門房大嬸不會英文，語言完全不通、M 沒接電話、其他志工又忙著出門工作(我根本就還沒認識幾個人)，一籌莫展的我決定先出門買點東西吃，不料離開宿舍就得寄放鑰匙，等我提著食物歸來，大嬸就不讓我進去了。只聽她嘰哩咕嚕講了一大堆波蘭語，我們始終無法溝通，最後她寫了一張紙條給我，叫我出去。依舊是一堆波蘭文，我連那張紙上到底寫了什麼都搞不清楚就硬著頭皮離開宿舍了。好不容易問到一個路人，我循著她指的方向走去，卻立刻迷了路，只好再回宿舍詢問附近的小商店，老闆很熱心地跟我說了很多話，但我一句也聽不懂，最後盼到一個女學生表示願意帶我去，我才知道原來紙上寫的是銀行帳號。經過一番折騰，我終於能在另一棟宿舍的地下室繳費。

### ——宿舍裡的小世界

整個暑期志工計畫裡，前前後後共有十四名來自各地的學生，說是來自世界各地，但大半都是亞洲面孔，光是中國人就有五個，加上台灣的我，說中文的便足以自成小小的華語世界。其他有來自越南的 T、來自印尼的 S 和 R、哈薩克的 D 與 Z、俄羅斯的 N、烏克蘭的 V、羅馬尼亞的 A、美國的 I，嚴格說起來，歐美人士只有三位吧。不過來自中國的五位志工並不是同時出現，所以勉強還能保持文化多元。

繼 M 之後我最先認識的是上海的 H 和 E。H 是個活潑外向的女生，拍得一手好照片，看她的作品有種整個世界就停留在那一瞬間的感覺，好得令人屏息。這個暑假她有個遠大的目標：造訪歐洲十個國家，而她也確實做到了，十個國家十個城市。雖然當初看到她畫滿紅線的地圖有些心動、聽到便宜地嚇人的機票時激動不已，但我還是忍了下來，並沒有衝動跑去上網訂票，畢竟預算有限，我也不像她在世界各地有這麼多朋友，而且很多地方我想要細細品嚐，不願驚鴻一瞥。儘管 H 不是經常按時工作，但我也只能說人各有志吧，況且我真的覺得她是個好女孩，很勇於做自己、很好相處，尤其令我羨慕的是，她可以那麼輕鬆的轉換語言，以英文聊天就和用中文一樣自在。

E 是 H 的室友，同一所大學、同時間到來，皮膚很白，眼睛很大。E 主修西班牙文，但高中時就有語文課程，所以早有接觸。她同樣和 H 用心計畫著個人旅遊，看見她手中近乎半價的寂寞星球，我對中國親切的書籍價格不禁傾心不已，台灣書本時常令我買不下手啊。E 的旅行計畫是到此之後才開始安排的，主要目的地是義大利，她的省錢辦法是”Couch Surfing”，在網站上尋找願意出借自家沙發的當地人，幸運的話還有在地人當導遊。雖然借睡沙發的旅行時有耳聞，但我個人暫且還不敢嘗試，或許可說是社會化成功，或許只是不想讓父母擔心，又或者，只是自己還不夠勇敢吧。我不確定 E 最後的住宿方式，不過她確實找到了能帶她逛義大利的好心人，E 覺得這種方式很棒，有當地人帶領比起一個人瞎子摸象確實會有很不一樣的收穫吧！

美國的 I 和 H 感情相當好，和她們聊天輕鬆愉快。當初得知有美國來的學生時有些驚訝，因為 AIESEC 這麼多海外成長計劃裡，實在鮮少聽過有美國人參與，加之她是全計畫裡唯一英語母語人士，這實在是始料未及，開始和她說話時有些緊張。I 是耶魯新鮮人，沒有刻板印象中美國人的臭屁，她說考上時周遭的人都不敢相信，連她自己也覺難以置信，這樣的謙虛自白倒是平凡的不可思議。I 的祖父母好像是塞爾維亞人，她本人也以塞爾維亞作為族群認同，I 的姓名似乎很不美國，時常有人念錯。I 展現出非常強烈的新鮮人的好奇與熱情，什麼都願意嘗試，喜歡看很多影集、討論劇中的俊男美女，口頭禪是 cool。與 I 同房的是江西的 C，不過因為有種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感覺，所以我和她並不是很熟稔。

越南的 T 和印尼的 S 是跟我在同一個社會中心工作的夥伴，由於她們來的時間較早，也較早離開，我們真正相處的時間大概不到兩星期。T 是她大學裡的 AIESEC 分會會長，所以相較而言給人一種可靠、忙碌的感覺。從她與孩子們的相處可發現，她真的很喜歡小孩，總是看著孩子們玩耍開心地笑。她與家人的關係似乎也相當緊密，每天下午工作結束，她總急急忙忙的回宿舍，用視訊與父母聯繫。S 喜甜食、不喝酒，信奉伊斯蘭教，雖然不像多數中東婦女那樣包的密不

透風，但頭巾和過膝、過手肘的衣褲還是她的標準衣著。S 會游泳，但據社會中心的老師說，大家去泳池玩水時，她仍只是待在旁邊觀看。宗教的力量還是不可思議。T 和 S 將要回國前，社會中心的老師招待我們去她家住一晚，那是我們第一次看見 S 沒戴頭巾的樣子，她烏黑、捲曲、瀑布般的長髮，依舊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

另一名印尼籍的 R 和烏克蘭的 V 是我的鄰居，沒事的時候經常找她們串門子。R 與 S 完全不同，基督徒的她，一頭長髮自然流洩而下，短裙背心也毫不忌諱，是很會打扮自己的漂亮女孩。R 身材嬌小，卻總是背著巨大的單眼相機捕捉各個鏡頭，她有著玲瓏精緻的五官，雙眼和 S 一樣，又大又圓。還有一個共同點是，她們的英文都說得很好，相較其他國籍的人，沒什麼口音。

V 已經是研究生了，專攻語言學，精通英語、俄語、波蘭語……，非常厲害，遇到麻煩時，都找她充當翻譯。此外，V 非常親切、乾淨，每次看到她的房間都讓我慚愧不已。V 是個好女孩，但不常參與我們的活動或旅行。當地 AIESEC 邀請我們出去玩時，必定有喝酒行程，我和 R 相當不習慣，因為我們都不是習慣喝酒的國家，V 說雖然烏克蘭有飲酒文化，但是她也不喜歡喝酒。

哈薩克的 Z 與 D 讓我印象深刻，一方面是對哈薩克相當陌生，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在認識沒幾天的情況下就一起去了維也納。接觸以後，才發現我完全不了解哈薩克。D 是整個活動中唯一的男性志工，肩膀寬闊，很愛抽菸，長相非常中國，讓我產生哈薩克人長得像中國人的錯覺，所以見到 Z 之後，十分困惑，還以為她是混血兒，以為她在英國工作的爸爸是英國人。結果大錯特錯，哈薩克女孩就是那樣特殊的相貌，充滿著奇異的美感，我真的覺得 Z 長得很美。Z 原本有著一頭長髮，卻因覺得旅途不便就在波蘭剪短了。由於從前蘇聯體系的關係，哈薩克的官方語言是哈薩克語和俄語，至今仍完全雙語並行，看著亞洲人說俄語，感覺還是很奇妙。哈薩克沒有麥當勞，主食是麵包，氣泡水很普遍。另外，他們兩個都非常會擺 pose。

來自俄國的 N 沒有和我們一起住在學校宿舍，她的雙胞胎姊姊嫁給了認識三個月的波蘭攝影師，所以姊妹同住。才 24 歲就結了婚，我有些驚訝，但這個年紀對他們來說似乎是很普通的適婚年齡，難道台灣的晚婚現象已經普遍到讓我忘記它的存在了嗎？N 散發出一種獨特的優雅，是我怎麼也無法形容的，她喜歡跳舞、做戶外活動，但總是輕輕柔柔，神情輕鬆、享受。N 背上的刺青是她和媽媽一起去刺的，雖然她的雙胞胎姊姊不喜歡所以沒有刺，但是媽媽也有陪姊姊一起去穿洞，多麼好的媽媽啊！這樣的母親好少見。

A 原本是我的室友，是有著漂亮臉孔的羅馬尼亞女生，非常甜美，善用她的 puppy face 表現出無辜可憐的樣子，讓人難以招架。然而不知怎麼的，AIESEC

要求她換房間，所以一夕之間人去樓空，只留下瞠目結舌的我。A 主修的是電腦科學與工程，非常厲害，因為她，我才知道世界上居然還有 Windows 和 Mac 以外的作業系統！她在最近剪了生平的短髮、一年內減重 30 公斤，相當厲害。聽著她述說減重前的買衣經驗，真的很替她抱不平，店員們都很殘忍啊。令人驚訝的是，A 居然很喜歡少女漫畫跟亞洲偶像劇，「惡作劇之吻」還是她的最愛！我一直以為歐美國家無法理解東亞世界的小情小愛劇碼，看來不全然是那麼回事啊……。

換房間之後，A 與內蒙古來的 P 同住。P 說話時字句常嚼在一起，中英文皆然，讓我適應了好一陣子。P 的外在與年紀似乎不成正比，非常天真而童心未泯，可惜的是，短短不到兩星期，P 就因法國入學問題而須提早回中國處理，無機會更加認識。最後加入的是廣州的 M。我知道她是中國人，但首次見面時完全沒有發現任何口音或裝扮上的差別，讓我一度懷疑自己弄錯了些什麼。見識淺薄的我，居然理所當然地以為所有會說粵語的人都有廣東腔，再一次大錯特錯。M 甚至覺得其他中國人講的普通話很奇怪，台灣人的中文比較順耳習慣。對我而言，無疑是一項衝擊。

### ——社福組織

基本上，我們工作的社會中心是由地方政府補助的，不是波蘭所有地區的情況都一樣，Katowice 分布著數個社會中心，隸屬同一個社福組織。暑假前前後後十多名志工，由 1 至 3 人形成一組，分別在各社會中心工作。雖然是同一個組織，還是有些個別差異，有些充斥著青少年、有些有身心障礙者、也有一些和我工作的地方一樣兒童居多。我們一群志工曾討論過那些高大的青少年來社會中心的原因，一般而言，青少年都有自己的朋友圈、不喜歡與小孩廝混才對，除了充滿青少年的那個中心有健身器材可用，其他青少年在機構裡通常也只是聽聽音樂、看看電影罷了，所以我們最終的討論結果，認為可能是因為食物。

暑假期間皆有提供伙食，而且頗為豐富，各中心吃飯時間不太一樣，我待的地方 10 點接近 11 點時吃”lunch”，下午三點有”dinner”，八月過後”lunch”時間提早到 10 點。其他中心的吃飯時間有些微差異，不過固定都是兩餐。每個人對用餐時間都覺得很奇怪，不過這在波蘭似乎很正常，據說是因為波蘭人很勤奮，中午都不休息，所以不在正午吃飯，雖然有點道理，但我還是覺得說不太通……。

每個社會中心都有書桌和各式玩具，我待的機構甚至還有 PS2 可以玩，不過按規定每個小孩一次只能玩十五分鐘，一天最多玩兩次。天氣好時，他們還可以免費去游泳池，由政府經費補助。另外還有各中心的聯合足球賽、騎腳踏車、參觀動物園……等活動，其他中心因地緣關係，還有騎馬的安排，屬於另一個組

織的機構，甚至還有企業參訪，我很驚訝波蘭社福組織能做到這種程度，因為這看起來真的是太好了，好到我一度產生「這些都不用付錢嗎？」的愚蠢問題。

這些機構裡最無可或缺的就是老師們了，雖然孩子們其實不稱他們為老師，而以類似小姐、先生的字詞為稱謂，但因角色接近，便先以此代替。而由於上面人物介紹把英文字母都用的差不多了，親愛的老師們便用中文化姓代替。

孟老師是我工作地方層級最高的老師，類似負責人，已經從事該工作 13 年了，看起來十分年輕，是非常親切可愛又極富愛心的人，深藏不漏的她，假日還在大學裡授課。孟老師頂著天生的金色捲髮，十分自豪，因為她說金髮帶給她很多好處，遇到麻煩或要搬重物時，她只需眨眨眼睛，男人看到金色頭髮就會來幫忙了！雖然帶有玩笑成分，這不啻為世人金髮迷思的證明啊。儘管如此，孟老師還是有個小小的煩惱，一次機緣下，她在埃及認識了情投意合的男子，但是他們一個是金髮白皮膚的天主教徒，一個是黑髮黑皮膚的穆斯林，一個生於波蘭，一個遠居法國，聽來浪漫，卻是困難重重。這樣的組合真是難得，衷心希望有個好結果。

一起工作的 T 和 S 回國前，孟老師邀請我們去她家住一晚，體驗最道地的當地人生活。Katowice 當地還留有許多共產時期留下的住宅，其實就是一間間的小公寓。孟老師的家就類似那樣的建築，沿著樓梯走上去，每一層樓都有三四戶人家，每扇大門都是不同花紋的木門。由於最近才裝潢過，所以孟老師家裡看起來非常新，一進門，映入眼簾的是令人稱羨的巨大鞋櫃及小小的衛浴間，右手邊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廚房，有著明亮的大窗，右前方是臥室，左邊則是客廳，牆邊放著腳踏車(這表示老師都自己扛著它上下樓啊！)。老師的淋浴間十分驚人，居然還有音響設備，看起來非常高級，這個角落是她最喜歡的地方。廚房裡，右側是一字形的系統廚房設備，各種器具都隱藏的非常好，洗碗機、垃圾桶等都隱身在櫥櫃門後，烤箱也一併坐落於火爐下方位置，廚房另一側置有小小的餐桌椅，足以容納兩人，冰箱位於牆角。臥室裡則是張大床，和放置滿滿書本的書櫃。客廳還算寬敞，沒有電視櫃，小小的電視與無數的專輯就靜靜坐在木質地板上。儘管看起來十分愜意，舒適地像是台灣今日的高級小套房，令人羨慕不已，但若遙想數載之前，這樣的小公寓其實是蓋給一家四口或五口同住，就不是那麼浪漫的事情了。

孟老師非常用心地招待我們，在客廳小憩了一會兒，嚐了些手工餅乾後，就帶我們去她最愛的公園散步，Katowice 的公園極大，她最喜歡的部分是人煙稀少的靜謐森林區塊，時常騎著腳踏車享受大自然的氣息。晚上我們一起做了披薩，番茄、蘑菇、雞肉火腿、數種起司集成簡單美味的佳餚。那一天，異常難忘，

心裡填得滿滿的，在老師家淡淡的香氣裡安心入夢。

羅老師不到三十歲，近期有了自己的新屋，很開朗，喜歡貓，喜歡西班牙文，但嚴肅起來臉色和音量有點嚇人。孩子們都很喜歡她那似乎可以容納百川的胸懷，總是熱情、依戀的張開雙手擁抱她。手腕上刺的「力」字，給她滿滿的能量，每天精力充沛的與小朋友相處。她很喜歡孩子，無庸置疑，與幾個男孩的感情也很好，其中善踢足球的男孩還曾天真的要求她以後當他的經紀人，參加世界各大球賽。羅老師甚至喜歡那些孩子喜歡到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取相同的名字。羅老師也不諱言，孩子們經常會向她詢問性方面的問題，她也都會盡可能地回答。

馬老師是機構裡唯一的男老師，很年輕，社工系畢業，英文算是最好的吧，常常在我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主動為我說明，很貼心。有一次，老師們召集所有的孩子圍成一圈，開始我還以為是要玩遊戲，結果大家輪流說話，幾個較大的孩子是主角，老師穿插著，討論了好一段時間才終於結束。完全狀況外的我，腦筋一片空白，此時馬老師走到我身旁，才知道原來是機構裡的孩子分成了兩個派系，大女孩間的問題波及到更小的孩子，造成有些人被孤立或受欺負，雖然小孩的世界大人難以介入，但圍圈圈所做的就是試圖化解、開導他們。另外，由於是唯一的男老師，孩子都喜歡撲到他身上玩摔角，場景十分溫馨有趣。

葛老師也很年輕，與男友熱戀中，進入該社會中心才三個月，也算是個新人，雖然英文不是那麼流暢，但總是有問必答。親切的她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笑聲，她高昂特殊的笑法，是我怎麼也難以忘懷的。姐老師在我來的頭幾天休假中，較晚才認識，她從事相關工作也很多年了。同樣是親切愛孩子的女性，也經常想出各種不同的活動與孩子同樂，還曾在我的金融卡出問題時陪我去銀行處理。而一直到很後來，我才知道她有孕在身，所以不能頻繁的下水游泳。不過她和其他老師間有種奇妙的距離，是我始終沒有弄明白的。

整個社會中心因為有這群老師，充滿了歡笑，他們喜歡用幽默的方式看待、處理各種問題，所以氣氛一向很輕鬆，雖然常常不明白他們在說些什麼，但歡愉的氣氛仍天天感染著我。

## 孩子們的笑顏，是工作最大的收穫——志工點滴

頭一個星期，其實有些挫折。

工作首日，星期五，正逢女生每月大事，身心狀況不甚佳，沒有把握好展現良好第一印象的機會。緊接著又是周末假日，我深怕孩子們轉眼間便忘記了我，但其實，更令我害怕的是忘記那幾個好不容易記起來的名字。

我和 T 及 S 在同一個社會中心工作，並非孤獨一人，主要的工作是跟小朋友一起從事各項活動、介紹各自的文化，孩子們多半來自弱勢或者不健全的家庭 (dysfunctional family)。本以為自己已做足了準備，但去了之後，我怎麼看，他們都是一群再正常不過的普通小孩，而且很有禮貌，總是會笑著和我打招呼；此外，整個社會中心裡十多個小孩，每天都有 4、5 位老師陪伴，以比例來說完全足夠；再加上機構裡的老師不太和我們說話，孩子完全不說英文，而且對我好像也不是那麼感興趣。不被需要的感覺高漲，我開始懷疑自己此行的目的與意義，甚至懷疑這跟普通的安親班有什麼兩樣？但是，我又期待些什麼呢？難道孩子們一定要表現的很悲慘嗎？而且，既然是短期志工，本來就是可有可無的存在啊。那一刻起，我才認清，不應該期待對方給我什麼，而是要想想自己能做些什麼。

經過一天天相處，逐漸了解到，原來大家只是因為不擅英語、所以避免交談，老師學生皆然。因二次大戰與蘇聯的緣故、加上地緣關係，波蘭人會的外語是俄語德語甚於英語，加上 Katowice 並非觀光地區，英文普及程度相當低落，除了 AIESEC 大學生成員，我遇過能夠真的說好英文的普通人就只有藥房藥劑師和少數銀行人員了，其他人都只是死命地說波蘭語，當地一位 AIESEC 女生說，當她被不喜歡的人搭訕時，就會開始說英文，然後對方便會悻悻然而去，足見害怕與不擅英文的程度。不過，波蘭語和俄語之間似乎有許多相似的字詞，所以來自俄國的 N 以及哈薩克的 D 和 Z 就相對吃香很多了，通曉多國語言的 V 就更不用說了。除了歷史背景，小朋友本身不熱衷學習也是原因之一。學校應是有英語課程的，但我曾經問過中心裡最大的女孩幾歲、是不是在念高中，她只在我說出 16 歲時點點頭，接著只見她露出非常困擾的表情、尷尬的笑著，然後欲言又止，最後跑去向社會中心的老師求救，回來時跟我說：“I go to high school.”這樣簡單的句子。

至於令我困惑的孩子們的情況，在一次工作後的聚會裡得到了解答。工作了一星期左右，S 和 T 將要回國，中心裡的老師們邀請我們一起聚一聚，參雜著酒精作用的效果，我們和老師們聊了很多(其實他們用英文溝通沒什麼問題)，發現他們都是超善良、超熱情且極富幽默感的人(也有可能酒精作祟)，雖然多數聊的都是些輕鬆的話題，但偶爾還是會論及中心內的情況，那時我才明白機構裡每個

孩子各自的家庭問題。根據老師的說法，多數孩子的家長都有酗酒問題(波蘭的酒價比起台灣便宜很多)，有些則是父母有精神或智能上的疾病、缺陷，因此對於兒女也就疏於管教或照顧。其中一個缺乏看管的極端例子是，有個小男孩才七歲，父親已經七十歲了，這麼小的孩子來此之前竟有說髒話、抽菸等等非常不好的習慣；一次例行玩耍時間裡，我為孩子們拍照，回去以後才發現，那男孩竟雙手比著中指。而大部分待在社會中心裡的小孩，6到16歲不等，家裡都缺乏長輩照顧，所以年長的哥哥姊姊，通常要肩負起照顧弟妹及完成家務的工作，但是，所謂的年長，有些也只不過是十歲左右的年紀罷了。或許因為缺乏愛與照顧，可以看出有些孩子對老師們的依附很深，經常看見他們向老師們索取擁抱，男女皆然，每次看到他們抱抱，我都覺得溫馨感人的不得了。

事實上，社會中心老師們的工作不單單只是陪伴這些小朋友，而是要拜訪他們的家庭，與家長溝通，從家庭著手進行改變，幫助他們改變現況，所以，就算白天孩子們不在，他們依舊很忙碌。不過，是誰決定哪些小孩需要幫助呢？通常是由社工或學校老師向他們通報，再由他們處理，一般都是酗酒或貧困的家庭，但也有些情況是小孩學習情況不佳或行為不良，由老師或父母主動要求幫忙。然而一切並非硬性的，小朋友可以自由選擇要不要去社會中心，所以每天孩子的人數都不太一樣。較令人喪氣的是，很多父母不願讓孩子到社會中心報到，因為那便意味著將會有人干預他們的生活。我忽然感覺這是份辛苦的工作，畢竟，如果一個人不想要改變，那你要如何改變他呢？了解他們的努力後，我深受感動、深深覺得機構裡的老師們都在做非常偉大而有意義的工作。這是一件改變世界的工作啊！

儘管社會中心裡經常吵吵鬧鬧的，還是很明顯能感受到這裡的秩序。孩子們在這裡學會規矩，他們自己收拾餐盤、玩具、房間，每天輪值洗盤子、擦桌子，行為不良時，會乖乖罰坐板凳。所謂罰坐板凳，就是坐在牆邊長椅上一段時間，屁股不能移開、不能和其他人玩耍、甚或交談，是一種非常軟性的懲罰，不過非常有效，而且大家都很守這項規矩。

雖然說小朋友會自己整理環境，但有時效果實在讓我無法苟同。比如說，收拾積木時並沒有好好分類，且總有幾個漏網之魚遺落在房間各處；又或者擦桌子，頑皮的孩子會弄得桌上都是食物，但擦桌子時非常草草了事，完全沒擦乾淨……。我想這些都是台灣的家長或老師會強力指導的問題，至少我就常常會想跟在他們屁股後面把東西收拾乾淨，我也不明白這到底是哪裡造成的差異。但後來想想，我覺得他們這種處理方式也很不錯，比較強調自主性，即使做得不徹底，至少自動自發地完成了，沒收乾淨也是後果自負，畢竟天天使用那些東西不是別人，正是孩子自己。更何況替他們收拾一點幫助也沒有，小男孩瘋狂亂丟積木時，

我嘗試制止並一個個放回積木箱，但他只是繼續丟擲，收一個丟一個，我感覺自己像個傻子一樣，還不如像其他老師一樣，放任他們去玩，丟了滿房間也是自己收。況且若孩子知道最終有人會替他們擦屁股，那就更沒有理由自己好好整理了。

機構裡的兄弟姊妹檔不少。有對金髮小兄弟，6、7 歲年紀，一開始我還以為是雙胞胎，仔細看才發現哥哥稍微高一些，弟弟長得很可愛，但經常說出我唯一懂的那個波蘭髒字，也很喜歡比中指，但是哥哥從來沒有那樣的舉動。詢問過後才知道，他們的媽媽酗酒、經常在家裡說粗話，而且因為哥哥在家表現良好，她比較喜歡哥哥而冷落弟弟。另有金髮三姊妹，分別 7 歲、9 歲、11 歲，十分可愛，對我也特別友善，最小的妹妹很喜歡照相，總是毫不吝嗇的面對鏡頭綻放笑顏，而最大的姊姊卻要擔起家務、幫妹妹洗澡，她也很好學，一起遊戲時，經常會問我各種單字的英文說法。三姊妹曾經消失了好一段時間，一問之下，竟是長了頭蝨！我當下真是驚訝得難以言喻，我以為頭蝨是幾十年前就已絕跡的疾病了，沒想到似乎很正常。

男孩們對手機都很好奇，雖然不少孩子都有自己的電話，見到我們這些外國人還是忍不住多關心一下。我第一次拿出手機時引起了圍觀，然後他們唸出廠牌名字，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樣。不過，不知是缺乏勇氣還是非常懂事，雖然他們充滿興趣，大男孩們從來沒有向我要過手機玩遊戲，只有八歲以下的孩子會因此纏著我，但是他們未曾為此鬧過脾氣或大打出手，而且我說停止時就會收手，這群孩子真是意外的乖巧。加上平常種種行徑，我感覺得出機構裡的孩子都非常善良且懂事。

儘管工作期間不時有些寂寞、語言隔閡讓我難以靠近、看到小朋友臭著臉對我說 NO 時傷透了心……，但到頭來全因小朋友的笑容一消而散。最讓我難忘的並非那些一起捉迷藏或打桌球的時刻，而是原本不太搭理我的孩子後來主動對著我笑、招手、說謝謝、甚至扯著我一起玩；他們終於正確唸出我名字的瞬間，我心中簡直掀起驚滔駭浪、高興地雀躍不已；他們開心揮舞著中華民國國旗的表情也同樣令我開心。想起孩子們的童言童語，總是讓人不禁嘴角上揚。請大家吃旺旺仙貝時，一名小男孩天真地問老師「這是在哪裡買的？」回答完台灣後，男孩又認真地問：「那很遠嗎？」，引起一陣哄堂大笑。我想，正是這些雞毛蒜皮的時刻，一點一滴使我的波蘭之行完整了起來。

還有一個小插曲。最後一個工作日，我送給每個人一枚建國百年的紀念幣，然後下午三點的”dinner”時間，同桌小男孩從口袋掏出幾枚波蘭硬幣，比手畫腳地表示做為回禮，看著那些幣值加起來不到台幣五元的小銅板，當下我真不知該作何反應，一方面開心感動到不行，一方面為孩子的天真可愛好笑不已，我自己的口袋裡就有好幾枚一模一樣的東西啊！同時間，坐在一旁的弟弟卻偷偷示意要

我把那些銅板給他，真是好個幽默的場景。但最後，我仍在男孩的堅持下收下了那三枚硬幣。我知道，那些代表的是滿滿的心意。我想，那三枚小小的銅板，將會是我最珍貴的收藏。

## 偶爾，還是會想起在波蘭追公車的日子——公共建設與城市風景

Katowice 以工業聞名，雖然不是觀光都市，基本都市建設與機能卻也一應俱全。這裡的交通網絡主要由公車、路面電車(tram)組成，沒有捷運。從地圖上來看，我們住的宿舍距離市中心直線約有 5 至 7 公里，搭車至少要半小時左右。無論去哪裡，公車都是我們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波蘭的公車系統相當細密，由於發車頻率不甚高，所以站牌不像台灣只有發車間距，他們每一個站牌都會標示公車的每一次到站時間，平日假日班表不同，也有夜間巴士，11 點到凌晨 2 點都還有車，這對有時必須夜歸的我們倒是一大福音。Katowice 的站牌尤其清楚用心，其他城市的時刻表都只是在候車亭上貼上紙張，十分簡陋，Katowice 的站牌卻細心將每張車表保護在透明蓋子裡，而且利用色彩劃分不同區塊、標明不同的注意事項，辨讀起來一目了然。雖然是死刻板板的時間，多多少少還是有提早或遲到的時候，若是巴士早到了，就意味著要等很久很久，所以我們總是戰戰兢兢、急急忙忙的抵達公車站，就是深怕錯過了。路面電車的站牌就沒那麼講究，不過仍有時刻表依循。一旦搞懂了這些大眾運輸的系統網絡，生活起來更方便許多。

車票一般是在路邊的書報攤購買，有些站牌旁邊也有售票機器，上車再向司機買票亦無不可，只是司機通常沒時間也不願賣票。周票或月票只有書報攤有販賣，一個月份的優待票 54 zł (波蘭幣別，折台幣約 5、6 百元)，一般全票則是雙倍價格。乘客上車後必須自己打卡，沒有打印上時間日期的車票視同無效，不過我們在波蘭期間從未遇到有人查票，幾位省錢的志工同胞未曾買票，倒也相安無事，至於這種作法是否恰當，我也不便妄下批評。

巴士本身讓我頗為讚賞，因為車種與台灣的不同，常見兩節式六輪三門的車體，車身較長較寬敞，而且都是低底盤的巴士，中間車門的區塊不設座位，有很大的空間放置輪椅或嬰兒車，連雙胞胎專用的推車都不成問題，加上人行道也較寬敞，經常可以看到媽媽推著嬰兒推車上上下下。看著這樣的情景，不禁羨慕起來，若台灣不是這麼地狹人稠，若有足夠方便的空間供父母使用，台灣的孩子出門見見世面的機會就多了，省得整天關在家裡擔心變成過敏兒，有什麼比戶外風景與新鮮空氣更有助於幼兒成長呢？

連接其他城市或國家的辦法很多，巴士、火車、飛機都是容易取得的方法。鄰近有不少城鎮，也是普通公車即可到達。我們經常搭的一家長途巴士，設備相當新，座位還算寬敞，車上還有無線網路可供使用，到站時則會有波語及英語廣播，搭乘起來十分舒適。只是購票只能在網路上進行，取得車票號碼即可上車，沒有實體售票設施。火車雖也是不錯的選擇，價格低廉，但車票、車廂、車站……

到處都不見英文，連買票都可能因語言不通發生問題，需要花費額外的精神努力才行，而且他們喜歡在各站名前面掛上主要行政區的名字，比如說松山站就變成「台北—松山」，萬華站就是「台北—萬華」，台北車站則是「台北」，第一次搭乘時不知道，很容易在見到第一次的「台北」字眼出現時下錯車。

另外和交通有關的是行車習慣。這次的波蘭行，讓我感覺到過馬路是件輕鬆愉快的事情，除非是路面電車要自己小心注意，若是一般行駛的轎車，則永遠會耐心地等候行人穿越馬路，所以走在斑馬線上時，不必像在台灣街頭那樣戰戰兢兢或快速通過。雖然台灣駕駛還是會等待，但永遠能感受到那份蠢蠢欲動、步步逼近的脅迫感，Katowice 很不一樣，車子總是安安份份的靜止，沒有一二三木頭人般的偷跑行爲。不過像華沙這樣較大的都市，還是沒那麼有耐心，忙碌的都市氣氛，很難讓駕駛擁有等待的好心情。

Katowice 有不少標的性的建物。形似飛碟的 Spodek 是大型巨蛋，含括各式運動場，也是許多音樂演唱會的舉辦場地。巨蛋斜前方的圓環有間半圓型的大型夜店，不過我們去的那個晚上，雖然聲光效果還算不錯，但人數少的可憐，舞池裡只有不到 20 個人，相當冷清。另一間「橘子」似乎較為熱鬧，反而太過擁擠，不過我未曾造訪。沿著半圓形夜店後方的大路過去，是當地最大的一間購物中心，包含各家品牌還有特易購超市，雖然所有店家都集中在一樓，但是占地非常廣大，二樓則是電影院，新鮮的是我居然在此花了不到台幣 250 元看了 3D 版哈利波特，雖然便宜，卻是全波蘭語配音，算是頗奇特的經驗。奇怪的是，在波蘭的一個月裡，路邊的電影海報永遠只有「藍色小精靈」，其他城市亦然，讓我還懷疑是不是波蘭電影院每季只能放映一部片；Katowice 甚至還舉行了藍色小精靈的遊行活動，那天，市中心大塞車。待在波蘭的日子接近尾聲時，巨幅海報終於換成了豆豆先生的「凸槌特派員」，但是一樣，只有這部電影的廣告，難道波蘭政府規定一次只能宣傳一部電影嗎？還是電影公司這麼大手筆，能買下一個國家的電影宣傳？雖然我並未走遍波蘭全部的都市，但我造訪的那 4、5 個大城皆是如此，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離開購物中心更遠處的地方，是 Katowice 最大的公園，內有天文台、動物園、森林、沙灘、湖泊……等等，總之大的不像話，若是步入森林區，會覺得真的身處深林之中，只有樹林圍繞、森林的氣味與寂靜、腳下只有落葉泥巴，如入無人之境。騎著 3 小時約 50 元的腳踏車，迎著徐風遊公園，有種說不出的暢快。動物園與公園之間沒有完全阻擋視線的遮蔽物，所以光是漫步在公園，就可以看到動物園內的大鳥、山羊和羊駝等動物。後來拜訪其他國家的城市，也都有這類大型的綠色公園，讓人十分羨慕。但我後來才知道，原來 Katowice 的這座公園，

也是共產政權下的產物。

Katowice 沒有城堡、皇宮等富麗堂皇的古蹟，卻也有幾座充滿歷史的教堂。鄰近宿舍有一座百年教堂，對面是廣大的墓園，每次經過，從未有毛骨悚然的感覺。這裡的墓園，繽紛的像花園一樣，總是充滿探訪故人的花束和油燈(不確定是不是油燈，但是很像)，到了晚上，那些形狀各異的燈就會亮起來，點綴寂靜的墓園。一次工作結束，我步行回宿舍，途中順便參觀了一下這座墓園，悼念親屬的人不少，感受到些許肅穆與悲傷。但我心裡浮現的問題是，他們怎麼都這麼常來打掃、獻花？這和一年掃一次墓的台灣完全不一樣。經常來，不就會經常勾起難過的回憶嗎？又或許，他們只是比較懂得面對死亡，不願用遺忘和忙碌冷落了曾經親密的親友。

除了教堂，散落 Katowice 各處的紀念銅像也不由得人忽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隻大翅膀，分別代表了 Katowice 所處的西里西亞(Silesia)地區三場重要戰役，紀念一戰過後三次對德國政權的反抗。馬老師曾說，Katowice 或許不是觀光勝地，沒有漂亮、令人讚嘆的景點，他們的歷史是痛苦而血腥的，但這就是 Katowice，希望我們了解。聽完以後，感到既沉重又感動。波蘭這個國家，究竟背負著多少傷痛的歷史？

雖然這裡不是旅遊景點，Katowice 最近也慢慢開始發展觀光，雖然成效不彰、資訊很少，連紀念品店都幾乎找不到，旅遊中心的商品也通通缺貨，但還是有簡單的旅遊手冊，和兩家自行車出租處。尤其他們近期為角逐 2016 年歐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似乎朝著文化和環保層面努力著，雖不明白詳細內容，但是宣傳用的愛心圖案很討人喜歡。而若仔細挖掘，這裡還是很有歷史的。

AIESEC 成員曾帶領我們參觀 Katowice 的礦業小鎮——Nikiszowiec。Katowice 的工業歷史源自於 18 世紀的煤礦開採，Nikiszowiec 則是 20 世紀初因礦業興盛而建立的工人社區，在當時可說是相當富裕、繁榮、先進的地方，是完全可以自給自足的千人社區，教堂、學校、醫院、郵局、警察局、游泳池、烘培坊……樣樣不缺，全區由紅色磚瓦興建而成，很有味道，雖然放眼望去好像都差不多，但若仔細觀察，每戶一樓的大門和浮起的紅磚窗格都略有不同，避免大家走錯了門找不到回家的路。然而，遭到無情戰火波及的教堂，其中一頂鐘一直沒有修好，保留了當時的樣貌。造訪 Nikiszowiec 的那一天，正巧碰上婚禮，新人乘禮車而去後，我們在教堂門前發現散落一地的米粒和一些硬幣，原來是波蘭的婚禮習俗，將硬幣撒在地上，讓離開教堂的新郎新娘去撿，撿得越多就越富有，至於米粒是什麼道理，我已經記不清了。這個廣大的社區相當安靜，不見觀光客

蹤影，住在這樣遠離市區的古蹟之中，不知是什麼樣的心情。

或許跟工業背景有點關係，Katowice 的建築看起來不是那麼乾淨，不過有些黑黑的牆面倒是增添了不少古舊風情。然而，隨處可見的塗鴉就不是那麼回事了，不好看的油漆對市容畢竟有些影響，中國的 H 甚至說過，看到這些塗鴉覺得真是不可思議，感覺像是無政府狀態一樣。有沒有那麼誇張我是不知道，但比起台灣或亞洲，塗鴉在歐洲似乎真的比較普遍，布拉格和柏林也常見這樣胡亂的城市塗鴉，或許是文化差異、又或許是政府較無暇管制吧。除了塗鴉，路上經常可見行人專用的垃圾桶，每當晚間 11 點左右，就會有清潔人員來收。相較之下，台灣的垃圾桶好像不是那麼普遍，以前住家站牌附近設置的垃圾桶，不知何時早已消失無蹤了。

## 湯、肉、啤酒、伏特加——在地飲食

在社會中心吃的，應該是最道地的波蘭食物了。每天必備的一道就是湯，各式各樣的食物都可以加到湯裡，各式各樣的湯料理可說是波蘭食物的商標，清湯、濃湯、粉紅色的湯……，有時酸有時鹹，變化無窮。有幾次，甚至還喝到有麵條的湯，裡頭的寬扁麵條短得不可思議，讓我搞不清楚那到底算是湯麵還是麵湯。

工作期間吃的主菜通常是肉料理，而且是油炸肉品，炸雞排、炸豬排、炸魚排是餐盤上的常客。偶爾也會出現像是燴飯的菜餚，不過基底不是米飯，而是另一種我無法辨別的穀物，比較小、比較黑，但是滿好吃的。多數時候還是肉類加馬鈴薯，配上沙拉或醃漬蔬菜。不過，此處說的沙拉並非那些新鮮的葉菜，而是剁得細碎、拌上醬汁的爽脆沙拉；醃漬的蔬菜種類不多，呈現深紫色的高麗菜絲和大家較熟悉的酸菜應該最為常見，有時也會有醃小黃瓜、大黃瓜。總之波蘭的蔬菜真的不多，總是不出芹菜、香菜、花椰菜、高麗菜、胡蘿蔔、碗豆、黃瓜、番茄……等這幾樣，身在亞熱帶的台灣真是幸福得不得了啊，光是燙青菜至少就可以有十幾種變化了吧。

比較特殊的就屬砂糖白飯莫屬了。那天的午餐，簡簡單單，就是每人一盤白飯，撒上砂糖和肉桂粉，便大功告成。將白飯製成甜品，還作為正餐，這樣的事情簡直前所未聞，就算有，也不會想到要加肉桂粉啊！這一道，應該是最難忘的一餐了。不過，儘管覺得奇怪，倒也不難吃，當它是道創意料理，也就能輕鬆面對了。但我沒料到，這樣的餐點居然還有續集。隔了很久很久之後，某天的午餐出現了它的姊妹作，每人一盤通心粉，撒上砂糖和肉桂粉，除此之外，再加上白色的乳酪，攪拌均勻就可以吃了。這一次雖然沒那麼驚訝，但是我實在不太適應那白色乳製品的味道。

另外讓我料想不到的是豬肝。同樣是某日的伙食，我只遠遠看見主菜是團黑黑的肉類，拿著配好的食物回到座位，坐在對面的大男孩還比手畫腳地不知道說些什麼，豬肝一入口，我就明白了，八成是問我敢不敢吃吧。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很多孩子盤裡都沒有主菜，看來小孩都不太喜歡吃內臟啊。原本我以為西方人都不習慣吃內臟，不過光是從他們有這道菜來看，至少波蘭是完全打破我的迷思了。

波蘭像台灣一樣，有不少自助餐店。不管夾什麼，都以秤重計價，價格還算可以。想一次體驗多種波蘭料理時，是不錯的選擇。這裡也可以吃到俄國或波蘭水餃，比起台灣的要大上很多，但我個人不是很喜歡。另外也有類似可麗餅的薄餅，上層淋有果醬，內層則包覆乳酪，甜甜鹹鹹，不知算是主餐或甜點，不過按

照砂糖白飯的例子來看，應該是正餐吧。

另外很有特色的是雞肉捲，作法有點像是藍帶豬排。雞肉由外包覆番茄、起司等餡料，捲成圓柱形，然後油炸，外皮酥脆，裡面多汁，非常好吃。不過考驗廚師的功力，失敗的雞肉捲乾澀難耐，難以下嚥。Katowice 一家美味餐廳就有這一道菜，由於 N 有許多當地朋友，所以也介紹我們去品嚐，不好找，而且招牌很小、座位不多，果然不是在地人就不可能知道的好店。除了餐點好吃，價格也是經濟實惠，所有料理都是均一價 9.9zł，大約台幣一百元，以餐廳價位來說非常便宜。比麥當勞套餐便宜很多。

波蘭的酒相對便宜很多，在餐廳點果汁汽水，還不如點啤酒划算。當地人很習慣喝酒，幾次 AIESEC 成員邀請我們聚會甚至是從事戶外活動，最終都是以酒作結，有時根本擺明了是場酒會；社會中心的老師邀我們下班團聚，也是喝酒。市中心有一條街，是當地夜生活所在，晚上 8、9 點天一黑，人潮就逐漸聚集，一排排不算是夜店，但都是喝酒的地方，街底則常有音樂表演。伏特加是波蘭有名的特產。不習慣喝酒的我，只在遊戲懲罰時喝過兩杯。當時雖貼心的讓我混著汽水下肚，隱隱約約還是能嚐到伏特加濃烈的酒氣。不過孟老師曾告訴我，真正好的伏特加是不嗆人的，很好喝。但沒有機會也沒有勇氣的我，始終沒有嘗試。

## 離別，是爲了下一次的相遇——結語

在波蘭的那些天裡，總覺得來日方長、還有好多日子好過，驚覺時，已經是夏季尾聲了。據先我抵達的朋友們證言，加上親身體驗，整個七月，幾乎都是在陰雨的濕冷天氣中度過的。有時冷得像是台灣寒流來襲，11、12 度的氣溫，對沒有攜帶保暖衣物的我來說，真的冷。幸好七月是折扣季，買幾件衣服還不成問題。到了八月，天氣終於晴朗起來，陽光閃耀的刺眼，但不少未及更加熟悉的志工夥伴們都將紛紛離去。但我很幸運，出發時間點讓我得以認識所有人，若是太早或太晚到來，就可惜了，很多人都只能擦身而過。

還記得 I 回紐約前的晚上，一伙人擠進小小的房間裡，伴著因電燈壞了而點起的燭火，天馬行空的聊著，我們分享各自在此地的經驗與趣事。I 說道，有次搭車回宿舍的夜裡，看見樹林間的豬家族，還一直說那豬超大，當時我笑翻了，怎麼也不信，那話出口的瞬間，我甚至沒聽入耳，完全當那是玩笑話。誰知就在我離開的前兩個晚上，同樣搭著夜間巴士，野豬的身影就那樣映入我的眼簾，不敢相信眼前所見，只能不由自主的驚呼出聲來，我們甚至還因此錯過了下車站牌。宿舍前定睛一看，果真是巨大無比的野豬，還有牠近十名的親友。

短短五十多天裡，認識了很多人，也更加認識了自己和這個世界。波蘭未如我想像中那麼帶有宗教的色彩，飲酒文化倒是讓我長了不少見識。除了和大家閒聊、吃喝、搭車的時光，每一趟旅程都值得回味。曾經有過 Katowice 的單車半日遊、刺激有趣的攀繩體驗，也拜訪過鄰近的城堡、皇宮與高塔，還有那些抓張地圖、說走就走的周末小旅行，這樣隨興而毫無計畫的觀光實在是第一次。我才發現，原來旅行可以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早有安排與準備當然很好，但有時資訊似乎也不必掌握得那麼透徹，拿張地圖、尋寶似的去挖掘，同樣充滿樂趣。還記得第一次住進 12 人男女混居的房間時，發現一屋子男人的驚訝，也記得置身美麗古城時那難以按捺的興奮，還有意外住進紅燈區的那份新奇……，無法預料的那些事情，正是使旅程更加豐富的佐料。此外，原本未計畫踏出波蘭與捷克的我，竟也意外出走了維也納與柏林，原來，就算計畫趕不上變化，也未嘗不能擦出更好的火花。

其實，在波蘭各大城市的旅程，隨便一個都是一言難盡的故事，歡樂的部分先暫且不提，若稍爲沉澱一下，便會發現：在波蘭，一幕幕都是令人心痛的故事。幾乎每個城市都曾經因戰爭遭到摧毀，如今看到的許多美麗街道、皇宮、教堂、大學……，即使經常讓人屏息讚嘆，卻都是重建後的成果。奧斯威辛集中營，史上最大的殺人機器，沉重的難以負荷。第一次，我慶幸自己英文不是太好，隨時可以把耳朵關掉，抽離那些可怕的故事。雖然知道不應該，但參觀集中營，是我

一直不願主動提起的回憶。

經過了這許多，九月初的單獨旅行也不再感到寂寞了，我學會和自己獨處，每天總是迫不及待地探訪新地點、品嚐新食物，就算一個人拖著行李，還是可以很盡興。認識了波蘭的那群孩子和老師、各地的學生，眼界稍為更大了一點點。世界很大，我認識的還很少，我還想努力的去認識。

旅程的最後幾天，開始有些想家，不再害怕，只是疲憊。期待未來的日子裡還能遇到很多很多的人、被很多很多的文化衝擊。明天，又是嶄新的旅程。